

写字自乐

□徐天进

回想起来,爱好书法的种子,好像是在我小学时代播下的。因为那时的老师中,有的板书和毛笔字都写得很好看,虽然当时的我还完全不知道如何去欣赏所谓的书法,但看到好看的字时我还是会不自觉地生出欢喜和羡慕。

那时上习字课,老师让大家描红和临写一些字帖上的字,我的作业,时不时会被老师画上好多个红圈(老师对临写满意的字所做的标识),粘贴在学校走廊的墙上,自己看到后也难免会心生窃喜和得意。在我家里,家具和许多日常用品上的书迹多出自祖父之手,书写工整,端庄秀丽,如字帖一般,至今令我印象深刻。而所有这些,都让我觉得好好写字或者把字写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

后来,我考上大学,学了考古。毕业之后留在大学我从事的也是考古教学和研究工作。因为工作的便利或需要,接触甲骨、金文和碑碣文字的机会就多了(尤其是金文),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一些历代书法名家的书迹,体会其精妙。但由于工作繁忙,在书法上我始终没能潜下心来去做深入的

钻研和系统的临写,往往是心追多,手摹少,至今如此。以至于我写的字不能像有的书法家那样做到行云流水,笔笔都有来历。

回想自己工作之余‘据案作字’缘由,半是因为幼时埋下爱好的种子未曾枯朽,半是越来越体会到这实在是一种消遣时间的不二之选。欧阳修在其《笔说·夏日学书》中的一段话甚合我意,他说:“夏日之长,饱食难过,不自知愧,但思所以寓心而销昼者,惟据案作字,殊不为劳。当其挥翰若飞,手不能止,虽惊雷疾霆有不暇顾也,古人流爱,信有之矣。字未至于工,尚已如此,使其乐之不厌,未有不至于工者,使其遂至于工,可以乐而不厌。不必取悦于当时之人,垂名于后世,要于自适而已。”

前贤所言,诚不虚也!然而‘恨字体不工,不能到古人佳处,若以为乐,则自是有余’。所以,我更愿意把自己的书写当作一种‘自适’‘自乐’的消遣方式,倘若‘自适’‘自乐’之外尚能‘他适’或‘他乐’,那真是望外之喜了。



徐天进,1958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。籍贯,浙江省永康市。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,后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,师从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教授专攻商周考古方向,1985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,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—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。

徐天进的研究方向是商周考古,自然免不了要和金文、甲骨文打交道,由他亲手发掘的西周甲骨和带铭文的青铜器想必也不在少数,亲近久了,难免心生喜欢,有道是近朱者赤,我读过他的书作多半是大篆,或临或摹,结体严谨,用笔随意中透着规矩,朴拙清雅,满是金石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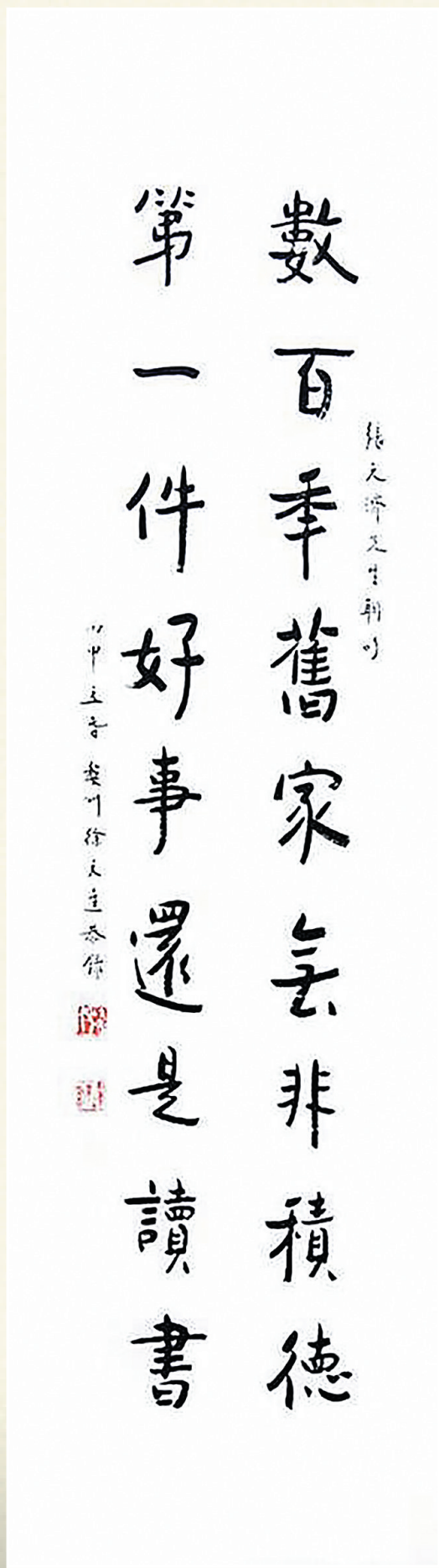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

徐天进以考古学家兼擅八法,他对先秦两汉铭刻的心摹手追,正是功夫在考古学之外,不即也不离。他写的字,都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面貌,格调仿佛在八大与弘一之间,静穆雅正,其字也如其人,书卷气十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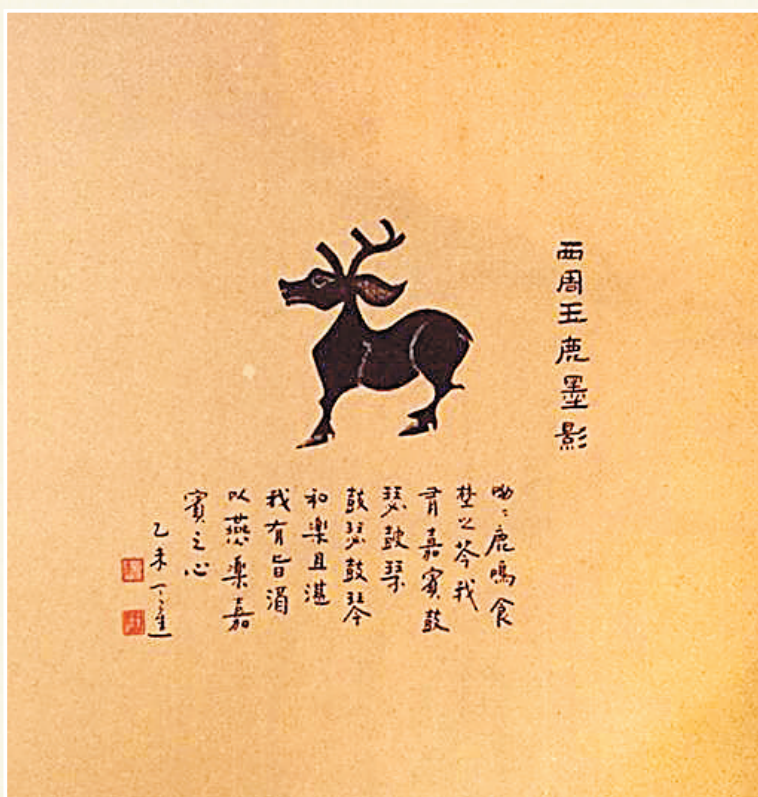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

作为北京大学的考古学教授,古文字对他或许是常识,于各种字体的演变也门清。所以他甲骨、金文、隶书、行书、楷书都写,那是自身文化修养的自信,学养与品格的外化表现,心手相应,气力相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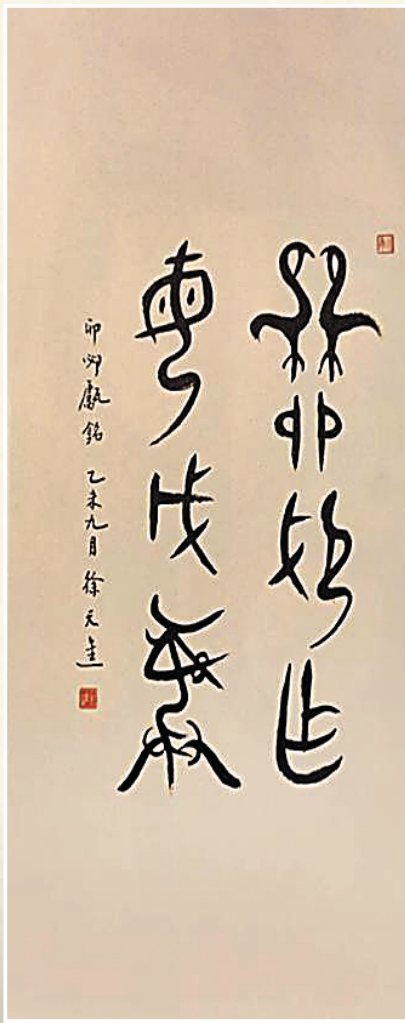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



數百第一聯



西周王鹿墨影



西周王鹿印必華翻銘文



仁義存心